

79岁知名财商书籍作者称自己如今负债12亿美元 他是“富爸爸”还是“穷爸爸”？

上世纪90年代的一本畅销书《富爸爸穷爸爸》，成为不少中国人的“财商启蒙读本”。书中“让钱为自己工作”“区分资产与负债”的观念曾一时间风靡全球。作者罗伯特·清崎今年79岁，他在书中把从亲生父亲——“穷爸爸”那里学到的教训，与从他童年挚友的父亲——“富爸爸”那里获得的教诲进行对比。据报道，这本书全球销量超过4400万册，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。因书成名后，他围绕《富爸爸穷爸爸》一书构建了一个庞大的财商教育帝国。然而前不久，他在一档财经播客抛出惊人言论：“我负债12亿美元。”

此言一出舆论哗然。很多读者的第一反应是作者是不是投资失败、濒临破产？随后，闻声而动的美国媒体记者走进罗伯特·清崎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家中采访，外界才得以窥见这位财商作家真实的晚年生活面貌——这处价值450万美元的居所，是他离婚之后购置的摩洛哥风格住宅，屋内陈列着他的桌游、各类销量荣誉牌匾，还有大量他和各界名人的合影，私人空间和商业展示融为一体。

现实生活里，清崎与前妻没有生育子女。二人结束婚姻关系之后并未切断联系，依旧保持商业合作伙伴关系，共同运营“富爸爸”整套财商业务体系，包括书籍出版、桌游、线下财商培训等项目。前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作出关键澄清：12亿美元不是清崎个人欠下的债务，是他和合伙人共同持有的地产项目总负

债，对应约1500套公寓，贷款由项目有限责任公司承担，并不直接归于清崎个人。媒体根据其公开收入推算，清崎个人实际承担的债务份额大约在3000万—6000万美元之间，远低于所谓12亿美元的总规模，目前不存在个人破产情况。

“他就喜欢说些耸人听闻的。”他的前妻表示，他习惯用震撼数字吸引公众目光，再借机阐释自己的财商理念。罗伯特·清崎年近八旬，身边亲友包括前妻都劝他放慢节奏、安心退休，但他却并不打算停下工作。常年保持高密度的工作节奏，辗转各地参加活动：“我热爱教学，这是我不愿停下的原因。”他对媒体表示。

在个人消费上，他践行自己书中的生活逻辑：尽量不用工资、版税收入直接购买奢侈品，优先依靠资产产生的现金流来覆盖享乐开销，坚持“先投资，再享受”的生活准则。他不推崇普通人大量储

蓄现金，常年公开提示通胀风险，在个人资产配置上偏向房地产、黄金等实物资产。但他也承认，这套生活与投资模式，建立在几十年的学习、试错之上，并不适合普通大众直接“抄作业”。媒体对此评价，事件的戏剧性恰恰在此：书本写给普通人的理财道理，和他现实中的投资操作，中间隔着巨大鸿沟。

回望过往，罗伯特·清崎的人生一直伴随争议。《富爸爸穷爸爸》一书的部分背景故事曾被质疑带有文学加工，2012年，他名下公司因官司败诉申请破产，这件事在当年也引发广泛讨论。他的亲生父亲拉尔夫·清崎曾担任夏威夷州教育厅厅长，并在1970年竞选副州长未果。罗伯特·清崎后来披露，书中的“富爸爸”原型是夏威夷商人理查德·基米，他拥有知名的连锁酒店。

这场引发全网热议的风波，更像一场罗伯特·清崎理念的现实版演示。他把书中“负债不一定是坏事”放到现实舞台上，却也赤裸裸地展现了壁垒。无数读者曾经把这本书当成“致富指南”，经过这次事件，人们似乎渐渐明白，书本上的财富道理，不能直接等同于真实世界的投资生存法则。

摘编自新浪财经、环球时报、看看新闻等

【声音】

“我这一生，获益于人文熏陶良多。10岁时，父亲便教导我诵读诗词、研读史籍、体悟古今哲学。他写的《西洋哲学史》，曾引用《文心雕龙》名句‘标心于万古之上，而送怀于千载之下’。这种志向，这种胸怀，是我做学问的根基。我现在每周都坚持为学生讲授数学史课程。不读历史，不知来处；不知来处，便不知去处。数学史尤其如此——它让你看到一个个体伟大思想是如何诞生的，让你感受到那些数学家当年的喜悦与挫折。这种感受，比任何公式都更能打动人心。”

——数学家丘成桐近日撰文，谈科技与人文的相互关系，表示科技与人文从来都是同源共生、彼此交融。科技为人文立实，人文为科技立心，“终归是贯通一体的大道”。

“我只能说，即使授权了，也不能代表就可以赚到钱。说做项目完全不考虑回报，那是假话。我没有必要装清高。一个好的市场，应该有积极的正反馈和商业收入。但是用AI做内容创作，这个领域还是太新了，新到连规则都没有来得及建立、完善。所以目前，我暂时还没有考虑这部漫剧是不是可以赚钱。”

——近日，演员、歌手戚薇公布了一部AI漫剧宣传片，其中的女主角有和她自己一样的面孔。戚薇称，这个角色是由她授权的“数字分身”制作的。近日，戚薇接受采访回应争议与质疑，表示与其被别人“拿走”自己的脸，她更愿意“主动出击”。

“我只有在独处的情况下才觉得人生很好。比如说前几天下雨，我没有活动，下雨天就坐在窗前，看着雨扫在树叶上，也不看书，就听听书、听听音乐……我也乐见创作这件事——诗、散文、小说、戏剧，徐徐走进普罗大众之中。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，在创作方面出了那么多好的作品，比如《阿嬷的情书》《哪吒》。这不会拉低文学和诗，以及其他文学形式的水准，反而会促使传统的作家们在创作时，反思自己如何和生活贴得更紧一些。”

——茅盾文学奖得主、作家梁晓声近日接受专访，分享创作背后的坚守与初心，阐述在当下AI写作兴起、大众通过文字创作进入公众视野的情况下，什么样的作品能打动人心。



走进上海人民调解 ⑪

编者按：人民调解，是化解基层矛盾纠纷、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“第一道防线”。在上海，数万名人民调解员扎根社区、奔走一线，用耐

心与智慧化解千家愁盼，让矛盾在萌芽中消融。为让更多人了解这支默默奉献的队伍，本报与上海市人民调解协会联合开设“走进上海人民调解”专栏，通过真实案例记录人民调解员的专业与温情，传递法治力量，提升人民调解的社会知晓度和群众首选率。

前后埭因棚结怨 邻里间纷争十年

2026年初，崇明区中兴镇某村，前后埭相邻的张某与陆某因多年积怨爆发冲突，双方互向对方自留地投掷垃圾。这起持续近十年的邻里纠纷，经中兴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曹能荣介入调处，最终成功化解。

张某与陆某是同村前后埭的邻居，两家宅院南北相邻。张某在自家地块北侧、紧邻陆某房屋东南角的位置，搭建起一座高约1.8米的黑色塑料大棚种植蔬菜，一搭就是5年。大棚直接挡住了陆某住宅的南向采光，致使屋内白天光线昏暗，即便正午时分也得开灯照明。陆某多次上门沟通交涉，张某却认为自家地块可自主支配使用，双方由此结下怨怼。

随后陆某也采取了“应对方式”，在屋后堆放农具、柴火，还种下果树，一放就是十余年。杂物碎屑常年散落到张某的自留地，果树长高后也遮挡了张某家的采光。两家你挡我遮、互相掣肘，怨气越积越深。期间陆某曾提出用别处地块调换大棚用地，被张某一口回绝；前两年陆某儿子结婚，嫌黑色大棚“不吉利”要求拆除，再次遭到拒绝。新仇旧恨层层叠加，最终矛盾升级，双方从口角演变为互掷垃圾，村委会两次调解均未奏效。

案件随后被移送至中兴镇人民调解委员会，有着13年人民调解工作经验的曹能荣接手后，第一时间赶到现场。她绕着两户房屋实地勘察，逐一确认大棚高度、杂物堆放位置、果树枝叶延伸情况，又向周边村民了解纠纷前因后果。初次上门沟通时，两位老人各自倒苦水，情绪十分对立，拒绝当场协商。

“十年积怨不是三言两语能化开的。”曹能荣决定采用“背靠背”方式分头疏导。她先找到张某，结合民法典中相邻权的相关规定释法明理：“建造建筑物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的通风、采光与日照，大棚虽建在自留地上，但已影响到邻居的正常居住，并非想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。”听完分析，张某原本强硬的态度软了下来，盯着条文半



响没再辩驳。

随后曹能荣又找到陆某，点明其屋后长期堆放杂物既存在消防隐患，杂物碎屑越界、果树枝叶遮挡也侵害了张某的相邻权益，若由执法部门强制执行反而更被动。陆某起初还想争执几句，可对整改实际情况细想下来，也自知有不妥之处，态度渐渐松动。曹能荣趁热打铁：“但张某愿意拆大棚，也为自己先前没给您儿子结婚行方便道个歉。冤家宜解不宜结。”

几天后，曹能荣组织双方到村人民调解室协商。曹能荣当即拿出实地拍摄的照片、测量的尺寸，再次厘清双方的责任边界：“前后埭住着抬头不见低头见，真闹到法院，输赢都伤和气。”双方最终达成一致协议：张某拆除黑色大棚，不再种植高秆作物、搭建构筑物；陆某清空屋后杂物挪至西侧，不再新种果树并及时修剪枝叶。后续曹能荣与村委会工作人员到场见证，确认双方均按约整改到位。如今两家虽尚存些许隔阂，但已能正常相处，不再发生摩擦。

“农村邻里纠纷，大多不是什么大是大非，都是长年‘斗法’攒下的心结。”曹能荣说，调解既要掰透法条，也要顾全人情，给双方留好台阶，更要及时紧履行，才算真正案结事了。

供稿：上海市崇明区人民调解协会
栏目编辑：房澜
●上海市公共法律服务热线：12348

顾执中先生 41 年前给我的回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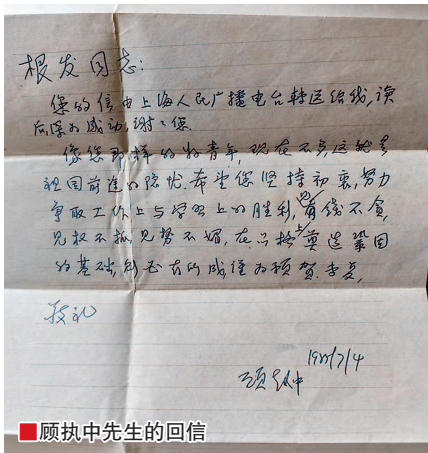
谈及书信，尤其是前辈的墨迹，总能勾起无尽的思绪，在我的书桌上，就静静地躺着一封信，信封已然泛黄，带着岁月的印记，这封珍藏了41年的信笺，是著名的新闻工作者、新闻教育家顾执中先生在1985年7月寄于我的回复。每当凝视着它，心中便会涌起万千感慨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我养成了每日清晨收听新闻广播的习惯。有一天，偶然间听到了电台播送顾执中先生的文章，觉得不仅贴近现实生活，语言更是精练犀利，直指时弊，仿佛句句都说到了我的心坎上，给了我莫大的启发与教益，也正是这份触动，让我鼓起了向他写信请教的莫大勇气。

当时刚实行对外开放，神州大地生机勃勃，但也夹杂着一些“不和谐”的音调和现象。比如马路上，时常能见到一些青年人，留着怪异的大包头发型，身着喇叭裤，手里提着“四喇叭”，旁若无人地戏弄过路的年轻姑娘……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，就在那一天，我在广播中聆听了顾执中先生写的文章之后，受到了极大的启发，心情久久未能平复。顾老先生文章的主旨，正是在探讨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，我们究竟应该学习国外的精华，还是糟粕。他在文章中所探讨的这些问题，也正是我平日里时常思考、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，因此感触尤为深刻。先生的文章确实是写得好，仿佛把我郁结在心中的话都说了出来，也为其他许多和我一样的年轻人解开了困惑。我便斗胆提笔，写信向他请教，倾诉我们这代年轻人内心的困惑。

谁承想，顾老先生竟然真的给我回信了！那时他已是87岁高龄，日常工作和社会活动依然繁忙，可他却在百忙之中，亲笔写了这封回信给我，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我的鼓励。

他在信中这样写道：“像您那样的好青年，现在不多，这就是祖国前进的隐忧，希望您坚持初衷，努力争取工作上与学习上的胜利，见钱不贪，见权不抓，见势不媚，在品格上塑造巩固的基础，创正有所成……”



顾老先生短短数语，情真意切，深深地拨动了我的心弦。从1928年创办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起，他从事新闻教育事业60年，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，为祖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的新闻人才。顾老先生曾先后担任上海、重庆、仰光、加尔各答、香港、北京等地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的校长、名誉校长，在他的悉心教导下，不少进步青年成长为专业的新闻人才。即便在1952年，学校并入了复旦大学新闻系之后，他的影响力依然不减。

顾老先生时刻关心着时事政治，深切关怀着国家的命运，也无时无刻不关注着青年一代的成长。我与他素昧平生，冒昧地写信向他求教，而他在漫长的人生经历中，在坎坷的生活道路上，早已是圈内德高望重、声名显赫的报人前辈，但他却没有丝毫架子，而是非常认真地给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后生回信，如长辈般娓娓谈心，其情可感，其行可敬。

41个春秋倏然而过，我依然深深地怀念他。今天，当我再次捧读这封信时，那字里行间蕴含的力量，依然让我激动不已。

邱根发